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

二十三、眾英俠大破郎公廟

勞康想起這兩件兵器都是凶僧昔年仗以行兇成名之物，最是難得，毀了可惜。他這裡心隨念動、微一分神之際，二賊原是久經大敵，師傳輕功也實真好，內中謝阿秀更是狡猾，一見敵人腳不沾地、凌空飛撲過來，離身只得六七尺，全身已在他雙手掌風籠罩之下，萬分情急驚慌之中。瞥見趙魁魚尾鋼架業已揚起，待要朝上打去，猛生急智。謝阿秀知道趙魁兵器較長，敵人必先顧他，人又縱得較高，自己正好借此脫身，猛將全身之力運足，突將手中兵器撤回，往旁用力一揮，身子一翻一拱，就勢一個浪裡驚蛇化為風掃殘花，就勢翻落，耳聽一聲慘號，料知趙魁已為敵人所殺，更不怠慢，雙足用力，慌不擇路，只顧逃命心急，也未看準退路，竟朝側面空地上縱去。謝賊身法也真輕快，這一縱足有七八丈高遠，暫時竟被逃出圈外。

勞康雖早看出二賊縱時前後高低相差三四尺，並未放在心上，本來謝賊不易逃脫，只為聽見嘯聲和賊黨怒吼，想起對面強敵頗多，又有幾個會劍術的，略一分神，趙魁偏又不知死活，妄想乘著倒縱之勢，等敵人撲近，用手中兵器猛力朝上打去，如能敗中取勝固是極妙，就是敵人刀斧不傷，只要對方手一擋，或將兵器奪去，稍微接觸，立可惜勁使勁，凌空往旁翻落，不致受傷，恰在此時朝上打來。

勞康又想就勢奪那兩件兵器，兩次分神，本意雙管齊下，已非容易，謝賊又起飛智，勞康驟出意外，沒想到二賊輕功這等靈巧。一見趙魁鋼架迎面打到，心還暗笑，也不伸手去抓，稍微往反手方一擋，就勢施展內家罡氣，右掌往下一按，口中悶了一聲，那賊怎禁得住？當時覺著臟腑皆裂，只慘號得半聲，人便仰跌地上。

勞康本意雙掌齊發，就勢將另一賊打死，猛瞥見謝賊兵器撤回，身子往旁翻落，知必打空，便不再發，手隨身落，往前一探，不等敵人鬆手倒地，先將鋼架搶過，人也下落。久經大敵的人目光一瞥便可看出形勢，一見謝賊逃處正是當中大路一面無人之處，對面賊黨雖有兩個飛身縱起，方向不對，便不去理他，哈哈一笑，跟蹤縱去。

謝賊方覺這一縱又高又遠，敵人沒想到身法這等輕快，決追不上。忽然看出前面空地與主棚相隔頗遠，萬一追來，連個救星都無；同時瞥見側面樹下似有兩三個生人手指自己笑罵，料是敵黨。心正發疑，忽聽身後呼的一聲，一股急風由後撲到，料知不妙。

大驚回顧，待要就勢往側面斜翻下去，先將敵人避過再說。剛就回顧之勢，雙手上下一分，雙足一蹬，身子一拱，想要翻落，耳聽呼的一聲，一條長大黑影已隨同哈哈狂笑之聲凌空飛撲過來，不由驚魂皆顛，剛急喊「老英雄饒命」，身子剛剛往側一偏，眼前黑影一閃，還未看清，便覺奇痛攻心。

敵人好似飛鷹捉兔，手已抓到腰背之間，宛如中了一把鋼鉤，肋骨皆裂，人也隨同下落。自知必死，情急驚慌中回手一鐮朝敵人打去，猛又覺手腕一緊，好似上了一道鐵箍，半身酸麻，二次哀求饒命還未出口，嚓的一聲臂骨立被折斷，還沒倒地便暈死過去。

勞康恨極這兩個淫賊，人剛飛落，一手把喪門鋼奪過，插向肩後，就勢奮起神威，抓起謝賊朝旁邊一塊大石上甩去，叭的一聲頭骨粉碎，罵了聲「狗賊！」正要回走，忽聽身後有人喝罵，知來敵人，先不閃避，暗中戒備，回臉一看，月光之下兩條人影帶著兩道寒光已凌空飛來，料知崆峒派中能手。

敵人手中寶劍厲害，又是兩個相繼飛來，正想敵人無恥，想兩打一，不如先將多年未用的暗器打傷他一個再與動手，免得被人兩下夾攻。新得兩樣兵器均是百鍊純鋼打成，身邊還有一件兵器，只是一人，多麼鋒利的寶劍也能應付。心念微動，剛把暗器取出，哈哈一笑，想要迎上。

就這晃眼之間，敵人相隔已只丈許遠近，忽聽瑯瑯兩聲前後相應，目光到處，兩條白影也各帶著一道寒光朝著來敵飛迎上去。定睛一看，那相助搶前應敵的一個正是六俠杜德，後面是個白衣少年，月光照處貌相甚是美秀，身材也極苗條。剛看出少年女扮男裝，樹下還有一人走出，在旁觀戰，是個中年人，卻不認得。

猛想起少年正是杜德昔年至交，後因一事誤會，分別了好幾年的愛侶，二人既在一路，可見破鏡重圓，言歸於好。方代杜德喜慰，敵我雙方業已打到急處。只見寒光閃閃，劍氣縱橫，上下飛舞，交織內變，月光之下映得左近林野中齊幻異彩。時間雙方寶劍相觸，錚錚瑯瑯，宛如龍吟，聲勢甚是驚人。

這才看出敵人劍術真個厲害。杜德和那少年起勢那麼神速，雙方勢子都是猛急，竟能凌空應敵，如無其事。敵人先後飛來，二人各自應付一個，也未取巧夾攻暗算，心中敬佩，自己空負多年盛名，像這樣精通劍術的強敵，憑腰間一件軟兵器，沒有好的刀劍，至多打個平手，想要取勝實是萬難。

正想去向樹林下那人請教，稍一觀望，瞬息之間人已無蹤。再看場上不禁大驚。原來方才二賊一死，段無雙一出手，便傷了兩個賊黨。同時嘯聲一起，那三個小叫花突然出現，又將商仁這面三個形勢危急的同黨替下，李玉紅也施展全力，兩三個照面便將門翠仙刺死。

跟著縱將過去，又將和廖小鸞新對敵的一個能手殺死。賊黨轉眼之間傷亡多人。老賊伍喜本打著如意算盤，先見對面出場的老人形貌身材均與仇人鐵蜈蚣不似，背並不十分駝，做夢也未想到勞康昔年威名遠震，老賊和他相識時已難得出手，雖為所敗，並未施展全力，這類縮骨鎖身的上乘內功更未當人用過，越看越以為是同黨誤認，並非本人。

雖覺行動之間身法步法與眾不同，是個勁敵，但仍輕信趙、謝二賊師傳本領，反喜鐵蜈蚣本人未來，少掉一個強敵，滿擬必勝。一聽那奇怪的笑聲便知不妙，再一細看，人已暴漲，現出本來面目。最厲害是剛一出手便將二賊凌空打落了一個，這才看出仇人真實本領，不由急怒交加。

同時內有兩個崆峒派的好手一聽說是勞康，便飛身追去，看出所請的人果是名不虛傳，所用寶劍更是神物利器，寒光耀目，心方略定。剛想嘯聲有異，來敵決非尋常，告知身邊幾個得力幫手請其留意，一面示意老淫婦墨芙蓉令其暗中準備。忽見場上紛紛傷亡，商仁那面幾個眼看不支的敵人竟被三小弟兄救走。

這次來得更凶，轉眼便反敗為勝，連傷了三四個徒黨，不由激發凶狠之性。一看自己這面能手尚多，內有多人已相繼怒吼追出，下餘除卻平常一點的徒黨，少說還有四十多人，精通劍術的有好幾個。二女門翠仙一死，下餘兩姊妹也都悲憤趕出。再看正面樹林外雙方寶劍虹飛電掣，映月生光，內有兩個白衣人均精劍術，正在分頭惡鬥。

仇人鐵蜈蚣似未動手，人也不見。急怒交加之下暗付，上來吃了謹慎的虧，處處先防敗路，只顧穩紮穩打，意欲試出敵人強弱再行出手，沒想到自己人多，利於混戰，便是此時前後傷亡了二三十個，連同那幾十個特請來的好幫手還有一百多人。就是這些尋常徒黨，武功俱都不弱，早知敵人要少得多，預料的強敵並未出現，真不如以多為勝、合力夾攻上算得多。

想到這裡，把心一橫，見棚內群賊除幾個本領最高的為了有約在先，還在自端身份，打算強敵上場再行出門而外，全都憤急，躍躍欲試。立時乘機激動，說：「敵人太已狡猾，容他不得。那三個小賊叫花更是可惡，反正一個不留，我們無須客氣。」

群賊本就憤極，業已相繼趕出，老賊再一挑逗，同聲怒吼，便搶出了一大半。老賊心更狠毒，又暗命好些心腹徒黨去往對面棚內暗算商義和那受傷的人。

萬芳、姜飛正在棚口並坐觀戰，見敵我雙方越打越凶，勞康出手得勝，賊黨方面已現敗意。群賊惱羞成怒，紛紛趕出，因段、李二女俠本領高強，連傷數賊，三小弟兄一到便佔上風，已不守成約，由一打一變為好幾個打一個。李玉紅因用寶劍劈死了一個女賊，餘黨均想報仇，一個人獨鬥三女一男，殺得難解難分，不由激動義憤。

對面那個鬚插一朵玫瑰花的年輕女賊業已上場，正要趕去，忽聽商義怒喝：「老狗男女真個無恥，竟想倚仗人多，派了賊黨來此暗算，諸位弟兄快作準備，二位小俠也請留意，助我們迎敵一陣才好。」

二人朝前一看，果有十多個賊黨假裝隨眾應敵，稍微招架便自縱退，由人群中邊打邊走，朝自己這面趕來，最近的兩個相隔已只兩三丈，先向自己這面的人就勢進攻，使了兩次冷槍冷刀沒有成功，快要迎面撲到，後面跟著六七個也是同一作法；另一起另有五賊腳程甚快，繞到側面土坡，避開戰場，趕將過來，當頭的離棚已近，都將到達。

再看商義情急悲憤之狀，越發激怒，同喝「狗賊無恥！商堡主只管保護傷人，由我二人上前殺他！」聲才出口，來賊已紛紛趕到，一言不發，待往上面飛撲過來。二人一見人多，商義等能動手的只得七人，前面還有賊黨跟蹤趕來，意欲給他一個下馬威，忙將各人暗器冷不防朝下打去。

來賊雖因老賊伍喜輕視商氏弟兄來人，知道棚內受傷人多，真能動手的沒有幾個，派來的多是手下徒黨，外約的好幫手並未跟來，但是這些賊黨也是跟隨老賊多年的心腹死黨，武功全部不弱，滿擬人多勢眾，一舉便可成功，並未把萬、姜二人放在心上。

因見商義共只四人手持兵器由棚內搶出，裡面雖有兩三個拿兵器的，並未出門；以為只將這四個敵人殺死便可全數殺死，做夢也沒想到兩小姊弟這樣厲害。先來十多個賊黨全都注意側面商義等四人，只有兩賊因見萬芳年輕美貌，穿得整齊，知是敵人門人子女，意欲生擒回去獻功，匆匆趕到，人又驕狂，二人兵器又都掩在身後，沒有看出，剛怒吼得一聲，待往上搶，猛瞥見二人把手朝側一揚，各有幾點寒星朝側面群賊打去，正面來人竟如未見。

二賊還不知道厲害，耳聽側面同黨驚呼怒吼，彷彿倒了兩個，知被敵人暗器打中，不由大怒，剛怒喝得一個「小」字，眼前寒光耀目，兩個人影已如急風吹墮飛撲下來。二賊人已離地縱起，不料來勢這樣猛急，暗道「不好」，忙用手中兵器招架，已自無及。當頭一賊左手一刀架去，猛聽鏗的一聲，虎口一震，刀已往上蕩起。同時眼前人影一閃，胸前撲哧一聲，被敵人右手鉤連槍穿胸而過，跟著又被踏了一腳，當時仰跌下去，一聲慘號過處落地身死。萬芳用險招將來賊胸腹透穿，跟著一腳凌空踢去，就勢將槍拔出，人也往旁縱落，一股血水隨槍而起，那賊立死地上。

另一賊目力最強，瞥見寒光人影迎面飛落，忙用手中槍招架，被姜飛用鎖心輪把槍擋開，就勢往前一推，竟將賊頭鼻去半邊，滾跌坡下。這時賊來越多，一見上場失利，同黨先被暗器打中了三個，又有兩賊被殺，同聲怒喝，只有五賊朝商義等四人撲去，下餘十來個便往二人撲去。

二人見前面還有賊黨陸續趕來，連那幾個本是合圍夾攻的也似看出便宜，舍了敵人，相繼抽身，想要殺來。段無雙早就料出賊黨凶謀，自從動手便未遠離場中，只在棚前一帶對敵，相隔最近。

看出敵人心陰毒，想要掩殺棚內諸人，急怒交加，正在大聲怒喝：「賊黨卑鄙陰險，乖兒留意！」

萬、姜二人見賊黨蜂擁而來，正待迎上前去，就這雙方動手不過兩三句話的工夫，二人一發暗器，群賊暗器也被引出，前面來賊正往前攻，紛紛搶過，後到的便將暗器取出，同聲喝罵喊殺，暴雨一般由正面朝前打去。商義久經大敵，早就搶先戒備，棚內又有一人趕出，瞥見兩小姊弟先發暗器將敵人打傷，還殺了兩個，群賊全被激怒，改朝萬、姜二人進攻，立時乘機一個對一個，把那五賊分頭敵住，一字排開，以防來賊衝進棚去。

商義後見來賊越多，齊向兩小姊弟擁殺上去，自己不能分身，心正愁急，厲聲大喝：「群賊倚仗人多，陰險無恥，二位小俠可速衝入人叢之中，仗著伏尼花明大師的如意鎖心輪和他混戰，不可離開太遠。」說時，先聽頭上有人同時笑道：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弟兄去會老狗男女和那崑崙派敗類。不是為他，我弟兄業已早到。賊黨萬惡，一個也不能放他逃走，四先生專管殺賊吧！」

商義等忙亂之中也未聽清，正在招呼萬、姜二人如何應敵，話還不曾說完，萬、姜二人已和賊黨對面，好些暗器正分兩三面打來，吃姜飛用鎖心輪猛力一揮，倒有一半反朝來賊打去，迎頭數賊又有兩賊受傷，急呼：「生擒小狗男女，碎屍萬段，我們人多，暗器先不要發。」

略一停頓閃避，又往前搶。萬、姜二人早商量好，上來並肩應敵，等到衝入群賊叢中，再背抵背亂殺一陣。上來照著師傅以靜制動、以少勝多之法，從容並立，手持兵器注定來賊，並未搶先。眼看正面來賊快要對面，因被側面發來的暗器反擊，傷了兩賊，互相閃避驚退，停了一停，側面後來的賊也快趕到。

喊殺喝罵聲中，彷彿聽見棚頂有人說笑，耳音甚熟。同時又聽小癩痢怪聲怪氣大罵賊黨，似要趕來相助，心方一喜。少年好勝，正待施展本領大殺一陣，忽聽頭上碟碟怪笑。姜飛百忙中聽出獨手丐席泗笑聲，好生驚喜。剛喊得一聲「師父」，一條瘦長人影已由棚頂斜飛而下，舞著一條獨臂空手直落群賊前面。

棚頂前面還有一列土坡，棚在坡上，離下面廣場有七八丈高遠。群賊正分兩路朝萬、姜二人喊殺上去，猛瞥見一條人影由月光之中急如飛鳥凌空斜射，隨同笑聲飛墜，不等交手，已為來人先聲所奪。

正在互相驚呼：「留神上面敵人，我們快殺！」內有幾個手持暗器未發的便忙朝上打去，來人理也未理，人未到地，獨臂一揮，呼的一聲，離得較近的一起首覺一股掌風又勁又急橫掃過來，當時倒翻了好幾個。內有兩個被掌風掃中的也都痛不可當。那些暗器不是隨同掌風打飛，便朝群賊叢中反擊下去。

跟著人也縱到，一任群賊刀槍並舉，毫不理會，長臂到處，便似鷹捉小雞一般隨手抓起，朝人叢中猛擲過去，又倒了兩三個。群賊見此猛惡，一陣大亂。萬、姜二人，便連姜飛也是初次見到獨手丐的真實本領，好生驚奇，心中高興，連手都忘了動。

那和商義動手的五賊有兩個剛佔上風，忽聽下面怒吼慘號之聲，群賊紛紛亂竄，抽空偷看，瞥見上面縱落的敵人穿得十分破舊，像個花子，只有一條臂膀，所到之處紛紛傷亡，想起江湖上傳說的飛俠異人獨手丐，全都驚慌起來，同聲吶喊：「此是獨手丐，敵人厲害，眾弟兄速退。」

下面群賊也都早有傳聞，再見來人刀槍不入，只憑獨臂空手衝入人叢之中，撞上便難活命。內有兩個認得的再一驚呼，不由驚魂皆顫，慌不迭往廣場中心逃去。就這轉眼之間，前後三四十個賊黨被萬、姜二人先殺傷了好幾個，獨手丐一到轉眼又殺了好些，連同被暗器打傷的差不多去了一半。餘賊正往回逃，不料慌不擇路，場上又起了變化，動手的人越多，全往空的一面逃走，無意中逃成一路。

還未逃出多遠，獨手丐已飛身由群賊頭上越過，搶向前面，一伸手又殺死了好幾個。這些都是素來凶狠、性又驕狂的狗賊，平日驕狂太甚，全都忘了跪下求饒，見勢不佳，下餘十幾個便向兩旁分逃，不料先和商義等動手的五賊剛搶先逃走，忽被小癩痢等三小弟兄趕到，迎頭一打，先去掉了三個，另兩賊也被迫上，全數殺死，跟著迎將上來。

另一面萬、姜二人見獨手丐追敵，跟蹤追上，恰好迎住。群賊心膽已寒，怎敵得住兩個小俠，本就不免於死，獨手丐更是打著除惡務盡的主意，轉眼之間傷亡遍地。兩小兒妹正要上前拜見，席泗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小人真個可愛。此時天下荒亂，民不聊生，這些狗強盜憑著人多勢盛，到處恣淫殺搶，殘害良民，沒有一點職業，專講白拿。」

「真有財勢、聘有能手武師保鏢的和那些貪官污吏他卻不敢為敵，專一為害善良人民商旅，使得人民多受好些苦難危害，又都積年慣賊巨盜，已無人性，我們決計除此一害。不過賊黨人多，又有幾個崑崙、崑崙兩派門下敗類助紂為虐。我們已約有幾位老友分頭下手。那幾個雖是受了狗男女的引誘，本來不是極惡窮凶之徒，如其不聽良言，照樣容他不得。」

「恰巧崑崙派長老也有一人在此，無須投鼠忌器，你們方才所聞顧忌已不相干。只是內有數人初次交手，深淺還拿不定，我和兩位老友還要前往相助，事完即去。姜飛可告沈鴻，你們師父往游衡山，還有半月才回，不必太忙趕去，以免撲空；到後人如不在老河口，可照六師叔所說往臥眉峰等候，自會相見。」

「萬芳半年之後先往湖南見師，自有吩咐，此時無暇多談。商氏弟兄雖比老賊伍喜稍好，須知他那財產多由搶奪而來，今日之

事便是他們榜樣。大眾人民饑寒流離，他有多少財產也不能保，將來安危全看他們能否痛改前非罷了。」

說時，商義等已趕將過來，拜伏在地。

獨手巧伸手喚起，笑說：「對我恭敬無用，吉凶禍福看你們弟兄為人如何而已。」

小癩痢等三小弟兄也由側面趕過，笑喊了兩聲「師叔！」

獨手巧笑道：「你此時算是大師兄，就你一人淘氣，你看小啞巴多好，老二也還不差。群賊業已全數上場，老狗男女真個萬惡，他把許多同黨引來送死，稍見不妙便先溜走了。」

小癩痢笑說：「弟子等擒他回來！」

獨手巧喝道：「你真是個冒失鬼，事情有這樣容易嗎？老狗男女身有火器，你們不為所傷已是便宜，怎能擒他？自有他的仇人等其入網。場上這多惡賊，還不跟我動手！」

說罷，當先往廣場中心人多之處趕去，三小弟兄拔步便追，萬、姜二人見獨手巧一走也忙趕上。

這時雙方已成混戰。老賊所請能手，本領最高的均由獨手巧約來的幾個異人和渭南雙俠分頭敵住。下餘賊黨，有的被敵人絆住無法分身，有的不知何故業已逃走又趕回來，只有百餘人尚在拼鬥。逃而復回的那些賊黨多半狼狽異常，三三五五閃在一旁，無人上前，也不出手，有的似在繞路想逃，無奈三面皆敵，廣場後面又是一條絕壑，無法逃走，看去十分驚慌。

獨手巧這面一則動手時候不多，也無人敢過來。會劍術的人業已避開廣場，同往廟前空地之上惡鬥，無一在場。鐵蜈蚣勞康先見賊黨想要暗算萬、姜二人，業已出手，惟恐有失，忙即趕來。還未到達，便見棚頂飛落三人，正是獨手巧與渭南雙俠，知已無事，心中一喜，便朝賊黨中撲去。

群賊原因同黨傷亡，覺著對方人少，好些能手均未出場，又都凶狂成性，一時激怒，妄想倚仗人多勢盛一擁而上；動手之後，忽見敵人方面添了幾個生力軍，人雖不多，但極厲害，所向無敵。先動手的幾個又都現出真實本領，像李、段二女俠和內中幾個中年男女均比初上場時厲害得多，暫時雖受同黨圍攻，以一敵眾，並無一人出現敗意。

同黨傷亡卻是越來越多。初上來時還不服氣，交手不多一會，先是獨手巧由對面棚上飛落，奉命暗算的人紛紛傷亡。又聽傳說來人是獨手巧，見此威猛未免膽寒，但又不好意思退走，只得殺上前去。同時發現渭南雙俠也由對面飛落，剛到場中便遇兩個會劍術的同黨趕到。

老賊伍喜所約的幾個好幫手均有勁敵分頭迎住，相繼趕往廟前空地之上拼鬥起來。遙望廟前劍光如虹，隨同人影往來飛舞，電閃星馳，猛惡已極。當此勝敗未分之際，都在妄想這些會劍術的高人只有兩個得勝便可挽回大局。正在邊打邊想，心中憂疑，又聽傳說，老狗男女伍喜夫婦殺往前面，去與仇敵一拼死活，忽然不知去向。

群賊先未想到主腦人這樣虎頭蛇尾，事前大舉把人約來，當先逃走，因和老狗男女勾結多年，交情甚深，這次禮待更是恭敬，誰也不好意思就走，明知兆頭不妙，仍想顧全面子，倚仗人多膽壯，並無退志。後見段、李二女俠同來的這起敵人個個厲害，人多反易吃虧，只有商仁和那一些同黨動手時久，比較好欺。尤其那三個小叫花連傷多人，去而復轉，想起可恨，不約而同便朝商仁這一面圍攻上去。

商仁自一上場便與北五省大盜，雙翅虎張大鵬打在一起。二人在江湖上都是成名多年，以前又有一點仇恨，雙方旗鼓相當，苦鬥多時未分上下。商仁見自己這面先勝後敗，同黨好友先後死傷了六人，所帶人數又少，事前又聽勞康指點，說對面棚內強敵甚多，還有幾個會劍術的，不是段、李諸俠相助早已慘敗。偶一抽空偷觀，看出老賊陰謀，命人暗算棚內諸人，自己這面又有三人手法散漫，敵人大有群起來攻之勢。

總算三小弟兄趕來，將那三人替下，保得性命，可是攻打蘆棚的賊黨業已分頭繞路趕去。正在急怒交加，大罵「狗賊無恥」，忽見群賊分頭擁來，三小弟兄忽又退走，心方一驚，張大鵬忽然掙笑道：「姓商的，你弟兄今日休想活命！」

商仁大怒，正要回罵，忽聽頭上大喝：「大弟且退，叫這些無恥狗賊嚐老夫鐵蜈蚣的鐵手箭！」

聲才入耳，幾根三四寸長的寒光已當先由頭上飛過，立有數賊應聲而倒。張大鵬久聞鐵蜈蚣的英名，但未見過，方才殺那兩賊時因和商仁打到急處，也未看清，只聽傳說，跟著人便不見；及聽頭上怒喝，幾個同來的賊黨已受重傷，同時瞥見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凌空縱落，商仁那麼強做的人忽然應聲而退，縱向一旁，看出厲害，剛往旁邊一閃，喝得一個「老」字。

敵人離地丈許，正往下落，忽似飛鳥旋空，凌空身子一側，雙手一分，立時全身折轉，改朝側面撲到；看出不妙，百忙中將雙手雙刀鋸往左斫去，滿擬敵人空著雙手，就是極好硬功，這雙刀鋸又重又快，鋒利無比，斫中也是不輕；心念才動，猛覺一股急風，當頭微微一暗，人已立足不穩，再想逃避已自無及，手中雙刀鋸先被敵人抓住，覺著力猛無比，往回一奪沒有如願，鋸柄又有護手套住，方覺虎口手腕奇痛欲裂，敵人已就勢當胸一腳，悶的一哼，臟腑進裂，死於非命。

勞康就勢取下雙鋸，朝來賊殺去。跟著獨手巧飛身趕來，這兩位老俠由此便如虎撲群羊，所到之處群賊不是砍翻在地，便是連人甩起，跌死地上。別的賊黨閃避不及，便被這些死屍撞翻打飛。獨手巧更是厲害，也不用什兵器，劈空掌一揮，少說有兩三人送命，稍微掃中一點也受重傷。

再不便是隨手將賊抓起，朝賊黨叢中甩去，越是成名多年的惡賊巨盜越難免死，無論逃往何方，均被搶向前面攔住，一掌立斃。群賊見此情勢心驚膽寒，有的還與敵人拼鬥，多半互相驚呼吶喊，四下逃竄。本就走投無路，男女五小俠再跟蹤殺到，敗軍之將十九氣餒心寒，如何能敵？後來看出二老俠專一追逐逃賊，追上就殺，是有敵人相對的並不過來。最厲害是那些膽小貪生的哀聲求告，請饒一命，敵人睬都不睬。

只有限二三十個被敵人抓住，口喝：「少時問明罪惡發落，不許妄動！」跟著把人往正面樹下拋球一般甩去，好些均跌個半死，敵人還在追殺不已，知道求生無用，也橫了心，重又回身各尋敵人殺去。

似這樣片刻之間，場上除段、李二女俠與四個女賊、一個男賊混戰一起外，餘者大部一對一。地上到處都是賊屍，本領高的賊黨還能勉強支持，稍差一點便為敵人所殺。

萬、姜二人殺了幾賊，瞥見段無雙和男女三賊動手，內中一個正是湖口六女中的白玫瑰柴彩春，想起異人之言，一同趕過，大罵：「無恥狗男女倚仗人多，娘殺那個女賊，我們殺這兩個狗男女。」

無雙一見兩小姊弟趕到，未及開口，女賊柴彩春似知大勢已去，朝二人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今日甘拜下風，我不和你們打了。」

話才出口，另一女賊因姜飛趕到，當先上前，認出來敵兵器，心中一慌，用手中鋼刺一擋，往旁一閃。段無雙早就防她隨同逃走，就勢一劍將右膀斬斷。女賊負痛往旁一縱，又被萬芳一鉤連槍當時刺死。

柴彩春話一說完，段無雙立時縱出圈外，將兩小姊弟止住，笑道：「你兩夫婦本不應該同流合污，好在我們勝負未分，各自請便。」

男女二賊也同縱出圈外，柴彩春正要開口，另兩女賊也被李玉紅相繼殺死，想起湖口六女剩她一人，由不得咬牙切齒，看了段氏母女、姜飛三人一眼，把腳一蹬，同往廣場後面沿著絕壑馳去。

萬、姜二人見那男的年紀甚輕，左眉有兩黑點，人頗英俊，隨同女賊動手，守多攻少，全神貫注女賊，恐其受傷，走時也無留意，方覺奇怪。忽見獨手巧飛馳而來，似想朝那男女二人追去。

段、李二女俠一喊「四先生」，一喊「四哥」，搶前攔住，笑說：「此女雖是助紂為虐，看意思並非本心，不是同黨女賊被殺不致出手，男的更是迫於無奈。好在那五個女賊都已除去，剩她一人，本非極惡窮凶，由她去吧！」

獨手巧笑道：「你兩姊妹只顧與人為善，將來難免為小娃們留下後患。」

玉紅笑答：「就是女的該殺，男的原是正派門下，從未為惡，莫非為了他夫妻情厚，一時之過，便全殺死不成？」

席泗便沒再說。這時場上賊黨越發慘敗，只有二十餘賊還在勉強掙扎，欲逃不能，妄想拼得一個是一個。餘賊不是為敵所殺，便想抽空逃走，被兩老俠分頭追上殺死。

就有幾個漏網的，不知何故去而復轉，一個個垂頭喪氣，連兵刃暗器也全丟掉，分別走往正面鄰近官道的一列大樹之下，與方才那伙賊黨聚在一起，似在等待發落神氣。萬、姜二人黨著奇怪，見場上二十來個賊黨都是一對一，內有幾個已被小癩痢等三小俠追逃。獨手巧和勞康並未追趕，那和勾十一、小鸞、商仁還有三個少女動手的六七個賊黨業被逼得手忙腳亂，不願打落水狗，想挑兩個兇惡一點的把原動手的人替下。

忽見勞康招手，忙趕過去，姜飛笑問：「那旁許多賊黨不戰不逃，又無人管他，莫非投降了嗎？」

勞康笑說：「今夜還有兩位意想不到的異人趕來相助，內中一位還未出場，兩面道路被他、位把住，逃賊全被逼了回來。席泗兄他們原有打算，凡是極惡窮凶、作惡太多、本性難移的惡賊事前全都知悉，暗中分別指點。本定除廟中香火和幾個小徒弟外全都不留。」

「後因殺得太多，群賊紛紛哀求饒命，暫時難於分清他們罪惡輕重、能否改悔，均命聚在一起，等到事完發落，那些最兇惡的積賊巨盜仍是不容活命。四兄他們還有要事，這班留下來的賊黨也要用上許多心思，設法處置。他事情甚忙，還有別的原因，你們無須多問了，將來自會相見。」

「只等湯八夫婦擒來老狗男女，沈鴻，萬英回來可同回到萬家住上兩日再走。此是你師父的意思，不可違背。你們年輕，不是老賊陰謀暗算，連出場都無須。動手的賊黨轉眼不死必擒，你二人無須多事……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見廟前敵我雙方比劍的那些人同時不見，人也不知去向。

跟著便見湯八、龍靈玉提著伍喜。墨芙蓉兩個首惡元凶，沈鴻、萬英也用竹竿抬了兩個生擒的賊黨由廟中趕出。勞康總是年老心軟，見場上還有十餘賊尚在拼鬥，內有幾個老賊都是洗手多年，新近被人引來，迫於情面為老賊助威，明知非敵，似因多年盛名，敵人又有一網打盡之意，反正逃生無望，不願貪生乞命，當眾丟人，均打著拼命主意。

對手又都是商仁約來的那些人，只有兩個和廖小鸞、勾十一夫婦動手，現出敗意，餘者多能應付。本來商定對這些洗過手的人不為己甚，何況獨手巧因聽兩位異人之勸已改了主意，連那些投降的賊黨都分別罪惡輕重發落，並不全殺，何況他們。

便大喝道：「你們均是上了老狗男女的當來此送死。老賊稍見不妙人便先逃，你卻為他拼命，豈非不值！如今老狗男女由廟後山腹地道逃走，已被湯八爺生擒回來，轉眼就遭慘報。你們雙方都是綠林中人，因商氏弟兄平日不輕殺善善良，仗義疏財，救濟窮苦，諸位老少英俠非但不與為難，反倒幫他免掉身敗名裂一場大難，你們還不快些停手，聽憑席泗先生、杜六先生發落，真想作死不成！」

動手諸賊原是無可奈何，巴不得有人出頭做主，又覺對面敵人勝敗未分，跌倒在這些前輩奇俠異人手裡，便是低頭降伏，聽人發落，說將出去也不算十分丟人，聞言大喜。內中幾個洗過手的首朝敵人打一招呼，縱出圈外，下餘十多個雖知自身罪惡深重，聽敵人口氣，就是投降也未必能夠活命，到底多出一線生機，又覺鐵蜈蚣較好說話，乘著獨手巧和女俠李玉紅對談之際也紛紛縱出圈外，朝勞康身前趕來，跪地求饒。

勞康知道這些賊黨作惡多端，平日最是凶狂，無惡不作，一旦勢敗貪生也最膿包，心生厭惡，也不理他們，先朝那六個洗過手的老賊說道：「我知你們近年為人，便是以前也都為勢所迫，好些不得已。今日雖受老賊之愚，總算為了江湖上的義氣，情有可原。我比你們多活好些年，今日妄自尊大勸告你們幾句，有我在場，只管放心，杜六先生人尚溫和，席泗先生疾惡如仇，對於惡人向無寬容，他性情較剛，少時你們不許多口，由我代為分說，決可無事。」

隨向面前跪伏的賊黨正色說道：「你們所行所為自己想必知道，照著席、杜二位預計，本來一個也難免死，只為王鹿子老前輩由青城來路過此地，得知雙方火併；並有我們在內，他早想將老狗男女和你們這伙惡賊除去，未得其便，恰巧遇上，他和席泗先生一樣痛恨惡人，幸而湯八爺夫婦再三相勸，並請轉求席、杜二位，說你們雖然十九極惡窮凶，都因跟隨老狗男女年久，或是互相勾結，成了死黨，以致惡根根深，積重難返。」

「但是目前到處災荒，民不聊生，湯八爺夫婦全憑備方捐助救濟貧苦，不是長久打算。黃河兩岸和附近山野中荒地甚多，打算招些游民，由他領頭，向江湖上擁有大量田產的富人捐些金銀糧食，連同老狗男女大小賊巢中多年搶奪所積蓄的財產，買了農具耕牛，招些游民墾荒自救，扶助窮苦。」

「想起你們大都精強力壯，只肯洗心革面，從此悔禍，仗著各人經歷隨他耕種，便可分別輕重暫寬一死。就是罪惡深重的也只因他和席、杜二位將真氣破去，此後雖然不能動武害人，照樣可以做事，這樣可以多出好些人力。王老前輩也以為然，方才命人通知，方始網開一面。」

「照你們平日行為和這樣卑鄙兇惡、又沒骨氣的惡賊，休說席、杜二位，便我也不肯容你們活命，只為方才想要顧全這些洗手的人，話已出口，姑念你們跪哭哀求，由我代向席、杜二位求情，也許能有一線生機。不過你們天性兇惡，能否真個改悔實難看準。」

「湯八爺夫婦人又太好，恐他二人顧不過來，說不得老夫只好棄了故居，也和你們一齊墾荒。如其不願，只管明言，另有處置。要是貪生惜命，為勢所迫，他日生心反叛，我老頭子向不容人搗鬼，那時生死兩難，多受好些罪孽，莫怪我很。」

說時，樹下一百多個降賊也都紛紛趕過，初意敵人口氣嚴厲，決不會全數饒命，至少也有一小半難免一死，就能活命也必被敵人點破穴道、毀傷筋骨，終生殘廢，想起平日所為，委實難怪敵人手辣，都在回憶前非，心寒膽顫，後悔無及，一聽這等說法，全都喜出望外。

勞康後又說起，只要勤力耕種，救己救人，每人均有田地農具可分，從此不必再做殺人越貨的勾當，比那暫時快活、常年驚險、到處仇敵、早晚難逃一死要好得多。因是人人武勇，一兩年後游民苦人越來越多，所墾土地自更廣大，又有幾位英俠異人領頭相助，便遇貪官污吏、土豪惡霸，也決不敢隨意欺凌侵佔，受那惡氣，從此便可成家立業，豐衣足食。

自身如有私財，家屬也可帶了同去，只要用來耕種開闢，自願獻出，與眾同享，自受眾人敬仰，並可證明真心悔過，以後無須再受監防拘束；便是不肯歸公，如全用來開荒耕種，添制房舍農具，不去侵犯他人，使得出產年有增加，多出餘糧救助苦人，也只不許移動逃亡，或是過於享受，但能奉公守法，並不加過問。

經此一來，全都心安，宛如死裡逃生，慶幸非常，連那好些最兇惡的賊黨也都痛哭流涕，一面自白罪惡，將各人歷年搶劫來的金銀財物全數說出，自願捐獻歸公，能按家屬人數分配農具田地，力耕度日，於願已足。一時歡聲雷動，七八張嘴，圍著勞康說之不已。

湯八、龍靈玉早提了業被打斷兩腿的老狗男女，同了四小兄妹立在一旁，看出群賊悔過之意甚誠，知道對於惡人想使改悔，必須使其互相激勵監防，只有半數以上能夠回頭，餘者必與同化。

這類惡人一旦悔禍知改，做起事來反倒更有力量，內中雖有好些極惡窮凶之徒，一時激動，未必可靠，只有耐性，多用心思，恩威並用，使其心服口服，再照顧到他的衣食生機，使其樣樣均覺公平合理，今是昨非，並非不能感化。暗察群賊言動神情，眼前既無虛假便有後望，一面暗令龍靈玉通知獨手巧，說方才殺得太凶，業已立威，群賊俱知死裡逃生，畏威懷德，自信此舉必能成功，請其適可而止，照所說行事，不必再使難堪。

靈玉忙往前面趕去。